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徽宗擢為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建炎初

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于江西還覲會稽尋以繼母劉疾乞歸就養調撫州宜黃縣丞時四境俶擾潰卒相挻為變令大恐不知所為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狥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紹興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憂服闋通判平江府名為將作監丞明年春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修詔奉常習肄之訪輯舊聞庀閱工器制作始備累遷右司員外郎八月擢權禮

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絕之使還兼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于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讙譁為減三年以悦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繇此忤檜御史劾罷之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

溱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為長令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貰爾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惕息三十年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說以為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二年四月復為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名口舌相高殆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經筵自言學易知數臣

事陛下之日短巳乃垂涕上惻然即拜本部尚書升侍郎固辭不許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歷差命執羔釐正之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温之候撰歷議歷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上嘗問豐財之術執羔以為蠹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尺籍之數十倍於此罷癃老弱者幾半不汰之其弊益深論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蓋國家一切之政不得已而為之若邉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

為聚斂可乎舊糴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蟲螟大起無以供常税況數外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上矍然曰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為朕言者即詔從之充恭安皇后攢宫按行使日與閹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閹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謂輔臣曰朕惜其老成宜以經筵留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祐神觀上曰遂除龍圖可也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辨忠邪納

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踰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章閏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都門外搢紳榮之時閩粤江西歳饑盜起執羔陛辭以為言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於易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自北歸南既仕寓居嘉

興府乾道五年登進士科孝宗奬用西北之士六年名試授祕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吕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逺小監當既而悔之改授宫觀方說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黄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斥逐而希吕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屩以行恬不為悔由是直聲聞於逺邇雖以此黜亦以此見知出知廬州淳熈二年除吏部員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

書舍人淮右擇帥上以希吕已試有功令知廬州兼安撫使脩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名為起居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求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尋以言者落職處之晏如治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䕶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吕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嘗作拳

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舉坐驚愕希吕覽之喜其不阿薦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于家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年十九預鄉薦間歲入太學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戸未上有薦于朝者名除太學録樞密院編脩官中丞汪澈薦除監察御史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隆興元年出為福

建路轉運副使丁父憂服闋明道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右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内帑以紓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内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版勿造軍民翕然未幾户部得請改造五百萬又奏陛下號令在前不能持半歳久以此令民誰能信之豈有不印交子五百萬遂不可為國乎既而又欲造會子二千萬屢爭之不得遂請以五百萬換舊會俟通行漸收之常使不越千

萬之數上鋭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
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
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
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
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舶舟招蕃賈貿易寶貨麋
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猒非所
以維持紀綱保全戚畹願嚴戒敕尚能改過富貴可保
如其不悛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

復非正禮今無疆埸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遷右諫議
大夫兼侍講同知貢舉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吏部
侍郎尋除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之
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
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
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
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拏禍
結未有息期將師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

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
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
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
徒費往来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内虚又
將随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
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虚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
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
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宫猶為有辭内視不足

何暇事外邇者未懐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九年許令自便淳熈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逺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戸叅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内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禄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楊存中

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讜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部郎官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擠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

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於冊幸上或見之王亦素所愛重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未幾宰相名為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不言即奏疏指論近臣併及宰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千言傾倒罄竭見者悚慄上

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揀中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除直祕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得其魁里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橐橐為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叅政劉珙越次奏曰

李浩爲郡獲罪豪民爲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彊禦豈易得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尅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姦下有司窮竟戶部欲就支稽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姦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獄上顧輔臣曰

棘寺官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遂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有為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誕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頗戒將吏嚴備禦無規徼利近功日與大臣脩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泛使浩與辯其不可至以官職試之

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論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為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福且許其引赦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徼水柵聽大府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

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趣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遂擢除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自浩之入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是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彊狠之資挾奸詭之

志寘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提舉
太平興國宫明年夏䕫路闕帥命浩以祕閣脩撰寵其
行䕫有羈縻州曰思州世襲為守則田氏與其猶子不
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為勸解二人感悟歃血盟
盡釋前憾邊得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夀宫
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
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脩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
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為文辭及壯益沉潛理義立

朝慨然以時事為已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
於衆平居未甞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譖於上
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小人憚之
誘以禄利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
衷始終全之為郡尤潔巳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
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
陳㝷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第
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台臨

海黃巖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援為御史約先一見㝢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㝢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歸養詔㝢善撫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恵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

橐詔橐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其救所在州賜錢三十萬橐力辭上謂近臣曰陳橐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勲郎中名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為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厚有所邀議乆不決將再遣使橐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

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為歲帑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茍

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宫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擔憾之槖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槖即日就道次壽春則潁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槖盡革弊政以恩先之留鎮三年民夷悦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郴寇駱科犯廣西

詔遣京討之㲄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
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㲄為京地坐稽
留機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
二年以疾卒於家年六十六㲄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
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
既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
為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應德
云

胡沂字周伯紹興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能守所學不逐時好沂頴異六歲誦五經皆畢不忘一字紹興五年進士甲科陸沉州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為正字遷校書郎兼實録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憂去終喪還朝孝宗受禪除國子司業鄧王府直講尋擢殿中侍御史有旨侍從臺諌條具方今時務沂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前歲淮民逃移未復舊業中原歸附未知所處俾之就耕可贍給省餉饋東作方興

且慮敵人乘時騖擾宜聚兵險隘防守詔行其言御史中丞辛次膺論殿帥成閔黷貨不恤士卒之罪詔罷殿前司職事與祠沂再言其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居住沂又言將臣定十等之目令其舉薦施之擇將之頃則可施之養士有素則未也夫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馬又試之以韜略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除高等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榷酤征商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願詔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

備差遣則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從之時龍大淵曾覿以藩邸舊恩除知閤門事張震劉珙周必大相繼繳回詞命沂論其市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曰大淵覿不屏去安知無梛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之沂亦以言不行請去遂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元年冬名為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禮尋兼侍講進中書舍人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

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駮事有當然勿謂拂君相不言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沂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脩成書歲且一紀歷月閱時不無牴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旨此法可行不可行此條當革不當革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為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姦諂行之尋以目疾丐祠六年出為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復引疾奉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以待制除太子詹事尋復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並

兼領詹事又改侍讀上顧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數請去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極論金無釁而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遂以龍圖閣學士仍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容素冠不少惰蓋其為學所得者如此謚獻肅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少英邁不羣為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句濤薦自

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恥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便殿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産茶亘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斂轉徙饑饉相藉文若力爭之

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甚衆又力請於朝除田租二萬一千頃免場務稅二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秦檜死上訪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二十六年以光禄丞名改祕書郎為文思箴以獻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戌弭兵春秋所懲蕭俛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彊矣縱弛

不繼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自
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馬遷起居郎勸上
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有
為宣和叅政請恩為司諫淩哲所彈文若喜其直作禾
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譏已劾文若狂誕出
知邵州上屢為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知饒州
興學宮減田租奇耗二萬石又請歲糴常平義倉之儲
什三與民平市農末俱利而粟不腐遂以著令餘干沓

有劇盜廵尉不能制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閣移知温州三十一年名為宗正少卿金人犯邊文若求對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驥才皆可用復除起居郎時諸將北出捷書日聞上下有狃志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文若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則大善未幾諸軍退守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

歷陽權適淮南晝沒詔百官廷議文若晝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工部侍郎許尹是其言衆遂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今計安出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天不死浚嶺海正為今日上矍然曰援浚者多非卿無以發此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緩親征之期起浚知平江府蓋上以浚雖忠慤喜功將士多不附文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尋改浚鎮建康府將以為江淮宣

撫使中沮之而止乘輿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羣司居守𢈔還遷中書舍人上將内禪前數日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書黄因過周必大誦聖德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黄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偁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都督府叅賛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倫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

州改江州明年浚入相都督府罷其冬金復大入官軍
悉戍淮文若謂上流當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
萬訓練有法人倚以固解嚴和糴大起郡之數八萬文
若以民勞堅請得減什三旋請祠章三上未報乾道元
年辛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登
第知仙井監燾甫冠憤金讐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
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

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
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艾無訟又有不白
其母而鬻產者燾寘之理豪强斂迹於是以餘暇力學
燾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
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
隆迄于建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効光
體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
辟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因溪為隍夏秋率苦水潦燾築

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斂畫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為科約上之朝頒之州縣乾道三年名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為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毋增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畫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

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岳拱
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
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令太常
寺參校同異脩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
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歷成燾言歷不差不改不
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舊歷多差
不容不改而新歷亦未有大驗乞申飭歷官討論五年
遷祕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子垕

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甞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公遡以書勉之燾答以當脩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於是命二子垕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垕文行可應詔故有是命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更張舊典宰相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陛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又奏禹貢九州荆田

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脩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斂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傭牛而犂羅種而殖穀苗未立脾睨已多有横加科斂者今宜寛侵冐之禁依乾徳詔書止輸舊税廣收募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呂游問入奏燾攝其事歳饑發鄂州大軍倉振之僚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返果劾燾專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八年直寳文閣帥

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奏乞戒茶馬司
市敘州羈縻馬無濫額戒官民毋於夷漢禁山伐木造
舟奏移鎖水於開邊舊池皆報可淳熙改元被名適城
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熈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
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燾臣按奏火數失實職也
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蘩究火事詔熈志貶二秩罷
燾止貶一秩燾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或
勸以方被譴無及時事燾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

為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快議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座右進祕閣脩撰權同脩國史權實録院同脩撰壽為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殺合視圜壇特免出郊浮費至是申言之詔集議孌幸沮止其後周必大為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廟柱壞鴟尾有司旋加脩繕壽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

大臣燾愛朕屢進讜言賜金紫甞請正太祖東向之位

四年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

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

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拜

侍郎仍兼工部檄宗實録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燾薦呂

祖謙學識之明名為祕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引奏近

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禄股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

欲起又留賜飲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九月丁

酉日當夜食，壽為社壇祭告官伐鼓禮廢特舉行，皇既
中制科，為祕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脩
撰、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之。壽感上知遇，論事
益切。每集議，衆莫敢發言，獨條陳可否，無所避。近臣復
舉其次子塾應制科，以閣試不中程黜。皇偶考上舍試
卷，發策問制科為御史所劾，語連及壽。皇罷壽，亦知常
德府。初，政和末，澧、辰、沅、靖四州置營田刀弩手，募人開
邊，范世雄等附會擾民。建炎罷之。乾道間有建請復置

者燾為轉運使嘗奏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廹郡縣行之田不能給燾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帥臣張栻列奏詔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捕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累表乞閑提舉興國宮秩明堂大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垕塈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寧府七年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

目五卷依熙寧脩三經例損益脩換四千四百餘事上
謂其書無愧司馬遷壽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
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即位二
十餘年志在富彊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
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議壽因言
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
贄所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
功業不足之嘆壽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

至進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薦尤
袤劉清之十人為吏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減
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雨一日宣對燾言外議陛
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
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聲近惟葬李婕好用三萬緡
他無費也遂因轉對乞用祖宗故事名宰執赴經筵太
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
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

於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為重非小人
害政即敵人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曾譏武
帝無經國遠圖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
疾增損給事中宇文价傳上旨諭曰臣子戀闕非老病
忍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忠盡又聞四川乞減酒課
額猶手劄贊廟堂行之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仕命下
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夭所恨報
國蔑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辭

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他日謂宇
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
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其止此燾性剛大特
立獨行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
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
無姬侍不殖産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
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
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

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藁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録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光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為四十一卷謚文簡累贈太師温國公子垕丞塈壁垕著作郎垄夔州路提點刑獄壁垕皆執政别有傳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啟沃以口舌相髙為

戒希呂剛直懇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汎使懼開釁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熺陳熹以呈身為恥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閹宦其清風苦節終始弗渝高宗之世李燾恥讀王氏書掇拾禮文殘缺之餘粲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掇拾或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考證

周執羔傳劉義叟○南本作劉羲叟

陳良祐傳遷右諫議大夫○臣謙按齊東野語張說奏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客畢集獨良祐不至說不平奏臣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不至是違聖意也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尤袤　謝諤　顔師曾　袁樞

李椿　劉儀鳳　張孝祥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與蔣偕施坰呼為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

第嘗為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頹毀甚袁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讀書計從臣以清退薦名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袁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為祕

書丞者僉以袁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祕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説自閤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袁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説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袁與祕書少監陳騤各與郡袁得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産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袁成之袁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

衡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袁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袁推行於諸郡民無流殍進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袁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于外當名上可之名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頤預

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輪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裒上封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欝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政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强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

敗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袁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袁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袁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

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来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群臣集議袤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

事堂令皇太子叅決庶務衮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為儲
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
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官乞定喪制
衮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宫禁崇几筵宜一
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吕頥浩
韓世忠趙鼎張浚衮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後議配享今
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伏勲臣
子孫之心宜反覆孰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

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袁樞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明堂詔議升配袁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

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
才袤奏曰近名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名上
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
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
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
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袤曰旦夕制冊甚多非
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袤乃拜命內禪一時
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袤奏願謹

初戒始孜孜興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為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為常調橫行十三階為要官遥郡五階為美職正任六階為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鋭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為議已言者因以為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

章閣待制名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内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横行褒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内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虚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為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宫觀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遥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吴元允夏永壽遷

秩皆論駮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横行袁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勲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袁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狥侂胄之求非所以為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袁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

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宫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袁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駮不書黄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輙奉内批特與書行袁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禄者祖宗之爵禄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袁以後表不報使吏収閤命遂不行中宫謁家廟官吏推賞

者百七十有二人衮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宫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宫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黄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為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

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遂名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衰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畧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袁少從喻樗汪

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
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為道學將攻之袤在掖垣首言夫
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
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茍得所謂廉介安
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
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
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
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

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使眞偽相亂爾待付出戒救之衰死數年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衰為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槀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子棐槩孫熿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幼敏慧日記千言為文立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未上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大要使其徒

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散金渝盟諸軍往来境上選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録事叅軍囚死者舊瘞以𣏌往往暴骨謌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斂之郡民陳氏僮竊其篋以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詞過其實反為匿僮者所誣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謌為書白茂良陳氏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歲大祲饑民萬餘求廪官吏罔措謌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知袁州分宜縣縣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征緡錢二萬餘謌乃疏

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母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
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
衣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謂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為
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為便遷侍御史
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
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為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傅說所學
得事君之道謂曰伊傅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
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諭謂曰機會雖不

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聞卿與郭雍遊雍學問
甚好豈曾見程頤乎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
傳於父上遂封雍為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
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
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
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國
宮而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為文倣
歐陽修曾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艮齋人稱

艮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艮齋者
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顔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中擢進士第歴知莆
田福清縣嘗決水利滯訟闢陂洫綿四十里歲大祲發
廩勸分有方而不遏糴價船粟畢湊市糴更平鄭伯熊
為常平使薦于朝師陳俊卿尤器重之名為官告院遷
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都人相驚師
魯陛辭言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

不示變人主何繇省悟頒詔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答
天戒銷患未形上韙其言尋改使浙西役法弊甚細民
至以鷄豚甖榻折產力過役輒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
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寛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課
歲百鉅萬本錢乆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
師魯撙節緡晝償宿負戒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課獨最
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辦事如此予職直祕閣農民有墾
曠土成田未及受租者姦豪多為已利師魯奏但當正

其租賦不應繩以盜種法失勸農重本意奏可遂著為令入為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宋璟名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朂交一談李鄘耻為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鄘為法令其人朋邪為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為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紱皆揞克以厚苞

萯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疏袖中行之十年繇太府少卿為國子祭酒初上諭執政擇老成端重者表率太學故有是命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穿鑿俾廉恥興而風俗厚師魯學行素孚規約率以身先與諸生言孳孳以治已立誠為本藝尤異者必加奬勸由是人知飭厲上聞之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見師魯獻規曰祖宗法度不可輕弛頹始終持久自强不息因言賜帶多

濫應奉徼勞皆得横金預外朝廷會如觀瞻何且臣下非時之賜過於優隆梵舍不急之役亦加賜賚雖南郊封椿不與大農經費然無功勞而槩與之是棄之也萬一有為國制變禦侮建功立事者將何以旌寵之高宗喪制一時典禮多師魯裁定又與禮官尤袤鄭僑上議廟號語在袤傳詔充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令簪花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强臣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

花執射時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
終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抗章
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臺諫侍從相繼拜疏引
唐孔戣事以留行內引奏言願親賢積學以崇聖德節
情制欲以養清躬在泉因任凡閱三年專以恤民寛厲
邑為政始至即蠲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
州以紹興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師魯自幼莊重若成
人孝友天至初為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

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颶風大作人以為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嘉泰二年詔特賜謚曰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為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為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録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

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利張說自閤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耻與噲等伍耶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為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别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叅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

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太宗正簿名登對即因史書以
言曰臣竊聞陛下甞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
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
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
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憸佞而似忠鯁者茍陛
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
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
言及此天下之福也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與

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内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忝軍國之謀令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鋭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讐臣願蓄威養鋭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嶽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

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

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州新城專為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為陛下建此策也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過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

復削榛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
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
直其事以聞人為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
實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監祭酒因論大
理獄案請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
敘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宫知常德府寧宗登位擢右
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為巨浸民無所
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

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尋為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傅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自是閑居十載作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稾殯佛寺深竄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艱苦備嘗極力以養以父澤補迪功郎歷官至寧國軍節度推官治豪民偽券還陳

氏田吏才精强人稱之張浚辟為制司凖備差遣常以自隨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砦險要周密精審所助為多隆興元年春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奏記浚曰復讐伐敵天下大義不出督府而出諸將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議論不定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師出無功浚甞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

来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為勸之去明年春浚出
視師椿曰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復
申前說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
決去未幾果罷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
歸未上名對知鄂州請行墾田復戶數千曠土大闢移
廣西提點刑獄獄未竟者一以平決之釋所疑數十百
人奏罷昭州金坑禁仕者毋市南物移湖北漕適歲大
祲官强民振糶且下其價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所强糶

數而不過其直未幾米舟湊集價減十三每行部必先期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列為籍單車以行所至取吏卒備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言事者請下諸道為式名為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是其說遂改法焉除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者因簽書張說以聞椿謂邕遠宜近故遷之豈無意今莫氏方横奈何道之以中國地里之近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說怒椿因求去上慰諭令安職遷左司復

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兼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緡損民税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曰眞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為一年之蓄擢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謂其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輙言執政故不悦及是轉對又言君以剛健為體而虚中為用臣以

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陛下得處中之道而行剛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執政滋不悅出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詔除吏部侍郎又極言閹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國家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必有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門禁宮

戒之外勿得預外事嚴禁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上
聞靖康明受語蹙頞久之曰幼亦聞此因納疏袖中以
入最後極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盱眙信濠
梁渦口花壓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髙
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以病請祠不許
面請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太平州賜尚
方珍劑以遣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列
艦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年六十九上章

請老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役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厚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稅法人以為便歲旱發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糴常平米二萬活數萬人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為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猺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

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椿年十五歲避地南來貧無以為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其言於朝廷措諸行事皆易之用嶷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尤惡佛老邪說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朱熹嘗銘其墓謂其進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澥澥甚推許遂知名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抱負倜儻不事生產於進士恬如也擢第十年始赴調尉遂寧府之蓬溪監資州

資陽縣酒稅為梁州滎州掾紹興二十七年有旨令侍從薦士起居郎趙逵舉儀鳳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宰執上其名上曰蜀人道遠文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何緣知之前此蜀仕宦者例多隅絕不得一至朝廷殊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士故上語及之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名試館職辭以久離場屋改國子監丞宰相以其名士遷祕書丞禮部員外郎所草牋奏以典雅稱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

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册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樂而不作可也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為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乞候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從厚竟用栗議儀鳳復争辨不已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

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在朝十年每歸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户客至無親踈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録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録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十二月輔臣進前侍從當復職者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修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淳熙二年十二月丙申卒年六十六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

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蹭蹬一跌遂不振云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塤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塤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塤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塤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諭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上之抑塤而擢孝祥也秦檜已

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於殿廷以請婚為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月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為祕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名孝祥第甫一年得名由此初對百言乞總攬乾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

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已意乞取已修日歷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為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為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為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為館職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鋭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為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姦不在盧

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涖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槖為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迄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為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

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
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
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賛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
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
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賢殿
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
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為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
無事復待制徙知荊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

荆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嘆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甞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論曰尤袤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人主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顔師魯

袁樞臨民則以治辦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舉𦂳職為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槩著於行事張孝祥蚤負才畯蒞政揚聲迨其兩持和戰君子每歎息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